

竟被苏轼变换角度讲了六遍 这则聊城典故

朱德泉

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通判杭州的苏轼作《浣溪沙》,为即将赴湖州任学官的梅庭老送行:

门外东风雪洒裾,山头回首望三吴。不应弹铗为无鱼。上党从来天下脊,先生元是古之儒。时平不用鲁连书。

门外春风拂柳,雪洒衣襟,想到即将去北方贫瘠的边城,梅庭老回望杭州满眼不舍。38岁的苏轼宽慰他,不必担心会像孟尝君门下弹剑无鱼吃的齐人冯谖那样清苦。上党是边陲重镇,地势险峻,当今时世承平,与金国相安无扰,你安心做从事“六艺”

教育的传统儒士,不会有战国义士鲁连“射书救聊”的事情发生。

苏轼提到的“鲁连书”,系出自《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的一则典故:齐派田单收复由燕国攻占的聊城,久攻不下,城外士卒阵亡者众,城内粮绝竟食人骨肉。鲁仲连不忍生灵涂炭,于是撰写言辞恳切、感人肺腑的《遗燕将书》,命将士绑在箭杆上射入城中,燕将读后大哭三日,拔剑自刎,齐军遂兵不血刃夺回聊城。

鲁仲连,又名鲁连,是生活在约公元前305年至约公元前245年间的“齐之高士”。清代学者王士禛曾在《池北偶谈》中披露:“新城(今桓台县)东北锦秋湖上,有鲁仲连陵,传为鲁仲连所居”,后又在《皇华纪闻》中明确:“在平阳县鲁连村。吾邑之北近古狄城,亦有鲁仲连陵,鲁仲连冢。”

据聊城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范景华考证,鲁仲连系聊城市在平阳县冯官屯镇望鲁店人,如今在平城区东北约10公里处的望鲁店内有鲁仲连祠,祠内供奉着鲁仲连塑像,村东北约1公里外有鲁仲连墓。

“聊城”作为双音节地名词在《战国策》和《史记》中最早出现的时间是战国后期,从鲁仲连射书算起,至今已有2000年历史,苏轼就曾延展“鲁连书”典故,将“聊城”写入诗中。元祐八年(1093年)正月十六,58岁的苏轼在汴京担任吏部尚书。时户部侍郎宝文阁待制蒋之奇(颖叔)知熙州(今甘肃临洮),苏轼与钱颉(穆父)、王钦臣(仲至)为之饯行,四人相约以“今我来思”为韵各自赋诗唱和,分得“我”字韵的苏轼作《送蒋颖叔帅熙州》。

诗曰:西方犹宿师,论将不及我。苟无深入计,缓带我亦可。承明正须君,文字繁灋火。自惭虽云云,留行终未果。正坐喜论兵,临老付边锁。新诗出谈笑,僚友困掀簸。我欲歌秋杜,杨柳方婀娜。边风事首虏,所得盖么麽。愿为鲁连书,一射聊城箭。阴功在不杀,结草酬魏颗。

崇尚尚武的苏轼,对国防多有论策,抓地军政时“两手硬”,“严军政”“教战守”“训军旅”,还亲自“西北

望,射天狼”,故在送62岁赴西夏边锁蒋之奇的诗中,多次把自己摆进去,称“论将不及我”“缓带我亦可”,并慨叹自己数次自荐戍边未果。就在今年十月,苏轼被派往北部边防契丹的最前线定州,担任“一把手”,真是一语成谶。苏轼在诗中告诫蒋之奇,虽然边境军事冲突多以斩获敌之首级为能事,但这么做长远看收效甚微,希望之奇能像鲁连那样,一支箭、一封信就“不战而屈人之兵!”

《史记·索隐述赞》:“鲁连达士,高才远致。释难解纷,辞禄肆志。齐将挫辩,燕军沮气。”司马迁曾说鲁仲连:“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

苏轼对鲁仲连的文采、辩才、气度、器识极为推崇,尤其欣赏他“抓大事”“不琐碎”的“风流倜傥”,曾把得意大弟子黄庭坚(鲁直)比作这样的人。他作《书黄鲁直诗后》二首:

其一曰: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大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

其二曰:鲁直诗文,如蜡屐、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苏轼把黄、鲁、李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并称鲁直诗文是像梭子蟹、江瑶柱一样珍美的海鲜,不可多得。其实李白也是鲁仲连的“小迷弟”,李白赋诗引用这则聊城典故次数并不亚于苏轼。李白曾赋《咏鲁仲连》诗及古风:“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谈笑三军却,交游七贵疏。仍留一箭箭,未射鲁连书。”

真是君子见略同,英雄相与惜!苏轼崇尚鲁仲连,更在于他“义不帝秦”的高义和“事了舍利去”的高节。秦围赵,赵国危难,辛垣衍游说赵平原君劝赵孝成王尊秦为王为帝,以换取秦军撤军,在平原君犹豫之时,鲁仲连义正词严痛斥秦国的不义,他慷慨陈词,震动朝野。他的大义凛然极大地鼓舞了赵国的士气,最终让秦军退去,当平原君要封他官位,他毅然辞而不受,送他千金,他辞

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苏轼在史论文《论范蠡》中,把范蠡与鲁仲连相比,认为他们相去甚远,范蠡是和勾践一样的“长颈鸟喙”!

“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实者!何至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展散而复积,此何者为哉?岂非才有余而道不足……”

苏轼评价道:“鲁仲连既遇秦军,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连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其富贵而浊于人,宁贫贱而轻肆肆焉。’”

在《东坡志林》中,苏轼的《论范蠡》《论伍子胥》两篇史论被合二为一作《论子胥种蠡》,鲁仲连又成为评判范蠡的“一把尺子”。

在被贬谪期间,苏轼复读《史记》,他把《史记·封禅书》《史记·乐毅列传》《史记·田儵列传》和《汉书·蒯通传》进行通读,对于“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海上生仙”的安期生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安期生》诗叙中想起鲁连,盛赞其也是位得道者:“安期生,世知其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齐人安期生,生尝以策干项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予每读此,未尝不废书而叹。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谁为之?故意战国之士如鲁连、虞卿,皆得道者欤?”诗曰:“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尝于重瞳子,不见隆准公。应如鲁仲连,抵掌吐长虹。难堪踞床洗,宁揖扛鼎雄。事既两大缘,飘然蹑遗风。乃知经世士,出世或乘龙。岂比山泽隐,忍饥咬柏松。纵使偶不死,正堪为仆僮。茂陵秋风客,望祖犹蚊蜂。海上如瓜枣,可间不可逢。”

苏轼认为,安期生作为投奔项羽的谋士,也和鲁仲连一样,才思敏捷、将自己的辩才运用到挽救国家危亡中,事后舍利取义,飘然海上去。这何尝不是苏轼内心的真实映射——“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诗和远方 就在家乡

望不穿的秋水(外一首)

宋春辉

夜晚的凉凉
一层一层叠加
你把自己一层一层
裹进深秋

草木,一层一层脱掉厚重
风穿过稀疏的枝叶
两岸的口琴,吹出
萧瑟的秋声

细雨绵绵,下了一天
依然是薄薄一层

望不穿的秋水
紧贴着泥土,浩浩
——往心的低洼处前行

秋天的火焰

这一生,已经接纳了太多的火
金色烈焰,浮出大山的皮肤
焚烧土地,焚烧稻田

被夏日的圣火浇灌
所有的落叶都是火焰的信使
每一片,都是火焰的形状

已经飞了三天三夜
还是不肯落地
带着大树难以割舍的状态
在天地之间领舞

遥看牵牛织女星

张颖

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过星空了?

夏秋之交的夜空中,繁星万千,清晰可见的银河宛如一条乳白色的缎带纵贯南北,将漆黑的夜空分成两半,牵牛星和织女星隔着如烟似纱的银河,脉脉相视却不得靠近。乡野稻田、蛙声蝉鸣,清凉的夜风吹散积攒了一天的燥热。夜空下,奶奶手里的蒲扇、口中的故事,和闪烁的星星、遥远的银河一起,永远留存在了童年的记忆里。

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她美丽聪明、心灵手巧,在天庭负责织造云锦仙衣。一天,织女和其他仙女下凡到人间湖里沐浴。牛郎在老牛的指导下,偷走了织女的羽衣。失去了羽衣的织女无法飞回天庭,只能留在人间,后来与牛郎结为夫妻,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并生育了一对儿女。王母娘娘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命天兵天将捉拿织女回天庭。牛郎想起老牛临死时交代自己剥下它的牛皮,危急时披在身上就可以得到帮助,于是赶紧披上牛皮,用箩筐挑着两个孩子去追赶,眼看就要追上了,不料王母娘娘拔下金簪一划,瞬间出现了一条波涛翻滚的天河,将牛郎挡在了河的这边。牛郎织女从此只能隔河相望,只有七月初七才被允许见上一面。从那时起,每到七月初七这天,喜鹊们便一齐飞向天河,为他们搭起一座鹊桥。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里,牛郎织女的传说寄托了人们对男耕女织幸福生活的向往。直到70、80一代,很多人还有童年时依偎在母亲(或祖母、外婆)身边,听牛郎织女故事记忆。记忆里,奶奶每次讲完故事,都会指着银河边那颗最明亮的星星,告诉我们那就是织女星,银河对面,与织女星遥遥相望的牵牛星旁边,还有两颗小星星,那就是他们的孩子了。夏夜静谧,星河璀璨,织女一家四口被深邃的夜空和闪烁的星海包围着,在黑夜里闪烁着。天空那么低,星河仿佛触手可及。

织女星是那片夜空中最亮的星,在轻纱一样的银河边如钻石般闪闪发光,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关注。《诗经·小雅·大东》中写道:“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这大概是关于牵牛星和织女星最早的记载了,在西周时期先民们已经把天上的两颗星星命名为“牵牛”和“织女”,而诗中“不成报章”“不以服箱”的句子,可知人们已经把织女星想象成一位纺线织布的女子,而牵牛星则被看作一头拉车的老牛。不过,《诗经》中的“牵牛”“织女”还只是天上的星星,与爱情毫无关系。到了汉代《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牛郎织女的故事就呼之欲出了。

据说天上的神仙都没有人间的情感,因为感情这种东西,一旦发生很影响工作效率。今天的城市灯火通明,让夜行的人们不必再担心看不到回家的路,也遮住了曾经抬头可见的璀璨星空,而现代人对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解读。但不管怎样,对被追外出打拼的人来说,“家”是最温暖的代名词,团圆是坚持下去的动力。

生活终究要有些温暖美好的盼头才能走下去。只要心中有希望,那么不管久经风雨,还是历经沧桑,哪怕在绝境里也能坚持成长,在黑暗里也能发出新芽、开出鲜花。

寻觅刚察

郑茂霞

“走,去刚察!”

“去哪个刚察?”

在茫茫青藏高原上,时不时听到“刚察”二字。读懂了刚察的前生今世,就窥见了一个游牧民族的形态变迁,看到了一个英雄部落的世代相传。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一个方圆只有几公里的高原小城,竟有流传三千多年的神话故事,延续三千多年的筵席!西王母游息瑶池,为青海湖增添几分神秘色彩,也让大湖北岸的刚察大草原披上仙境的面纱。驻足眺望青海湖、大草原,瞥见大鸟的翱翔,听见骏马的嘶鸣,看见远处的云或等候、或流淌。

雪域高原依旧在,冬夏轮回依旧在,不在的是一个部落和一片水草的代代相守。为了生存下去,部落人在高原上留下一串迁徙足迹,为族群千年烟云镌刻上不屈不挠、生命不息的精神。

跟着远古的风,回到遥远时代里。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善于骑射的刚察部落就存在了,曾经隶属干松赞干布麾下。因军事纷争、政权更迭,他们后来迁居到青海湖北岸这片美丽的土地。

可生活并不是心心念念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在一次次刀光剑影中,部落面临颠沛流离、分崩离析。为了逃避落脚,他们冒着寒苦长途跋涉,有的沿着一路西迁,寻一处湖泊,休养生息;有的沿着黄河谷地一路向东,寻觅一处家园,躲避战乱;有的迫不得已迁往黄河以南,纵然大河滚滚波涛,但刚察人依然渴望向前。汉代在青海湖一带置西海郡,下设五县,而北向阳古城是其中一县故城址。城极小,却在漫长

在浩浩荡荡征程中,坚强的刚察人握住了命运的手,伴随着走走停停,留在了一个个叫作“刚察”的村落。但那不是归宿,而是对故土情深,对信仰执着。在异地他乡,每当飘起酥油茶的醇香,刚察人在梦中飞越大山大河,回到先人启程的地方,回到先人生根的地方。

一个个刚察,一个个家园,走过千岁岁月、世事流转,走过牧草绿黄、风云变幻。只是,刚察人对故土代代描述,将大湖北岸的根烙刻在骨子里。即便长歌当哭,始终不曾忘却。

历经战乱与征讨,1856年,刚察人陆续从黄河以南迁回故土,藏族刚察部落再现重生。此后,从翻身解放到日月重光,刚察人的脸上拂过爽朗的笑容。

何谓“刚察”?在藏语中,“刚察”的意思是敲骨吸髓。古时,每逢藏族婴儿降世,便会被抹上一片酥油,以图吉祥。而狩猎为生的刚察部落无酥油可言,只得用猎动物骨髓代替酥油,以大自然的馈赠,为子子孙孙祈福。

茹毛饮血的年代早已远去,如今的刚察,有万顷碧波青海湖,水汽伴着强劲的风,掠过牧场,掠过花海,掠过古城,掠过经幡,掠过山峰,在高原上留下动感的舞姿。漫步在大草原,饱览绿毡铺地、繁花似锦、浮云流动,只是不经意间,翻到记载古老故事的书,用城墙做的书,用岩画做的书……

位于刚察县西部的吉尔孟乡,遗留着一座名曰“北向阳”的古城,像一本久经风沙烟土侵蚀的书,向后世述说着沧桑历史。汉代在青海湖一带置西海郡,下设五县,而北向阳古城是其中一县故城址。城极小,却在漫长

的草木枯荣、雨水冲刷中屹立不倒。两千年时光很慢,朝代更迭,世事如烟,一年一度的春风熏得城墙早已变了色彩;两千年时光又快,城池周围的大草原依然广袤无垠、水草丰美。

大湖的风,在城墙上留下千疮百孔,装着西海郡往日的悲欢离合。从古代“犯者徙之西海”的荒凉,到如今火车呼啸、车流滚滚,与世无争的古城等来最好的春天。绿意盎然,古城便没有死去,仍在睁眼看着世界,期待世界。

不远处,青藏铁路轰鸣而过,叫醒着古城,也悄然相伴入睡。村落散布在古城的北部,牧人守着祖先的神灵,朝发夕归,生生不息。两千年来,古城内外演绎了多少跌宕起伏的剧情?史书上找不到答案。

位于千乃索麻村的舍布齐岩画,是一本先民狩猎与驯化的书。粗犷豪放的线条,勾勒出古朴生动的牛、羊、狼等动物形象,透视着游牧民族策马荒野的壮观,透视着野牦牛从“高山方舟”到“图腾信仰”的变幻。舍布齐岩画向北十公里处,一组年代更为久远的哈龙岩画,则是一本鲜卑遗风的书,那惟妙惟肖的人牵骆驼图形,浮现出古代商路的演进。

一处处岩画,一处处家园。分布在沟谷间的岩画,记着先民逐湖泊而居的迁徙。湖泊,伴着雨水,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一个个族群部落,用稚拙笔法刻下万事万物,不知是猎者、商者的一时快乐,还是寄托着对猎物、生灵虔诚?抽象而神秘的符号,留下无尽的猜想!

带着史书来寻觅古城,来凝视岩画,文字跌落了一地。谁能读懂城墙?谁能读懂石刻?流传千年的部